

班級崩壞的體認及其因應對策

—以日本教育現場的新問題為中心—

林世英

台北駐日代表處文化組秘書

壹、前言

在日本的部份國小（小學校）裡，在高年級學童中，有一種被稱為「班級秩序解體」（日語原名詞是「學級崩壞」）的現象正持續地擴大著，而且已經開始為日本社會各界所重視。針對日本這種班級秩序解體的新教育問題現象，日本教職員組合及全日本教職員組合從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即分別在岡山縣倉敷市及滋賀縣米原町舉行「教育研究全國集會」；首次依據實例報告及分組研討等方式，就班級解體等教育問題展開四天會期的教學實務報告及研討^{（註1）}。

所謂「班級秩序解體」，在目前各先進國家依然尚未明顯存在，在日本則是逐漸成為教育新問題。然而，目前日本文部省（教育部）有關「班級秩序解體」的定義依然尚未明確，顯得非常曖昧。班級秩序解體基本上就是指少年（含兒童）學生無視於教師或導師等的教學指導、上課期間在教室徘徊走動、與同學合力戲弄其他同學等惡作劇、不斷地竊竊私語等行為，導致學校教學無法順利進行的一種現象。進一步言之，班級秩序解體的內涵與校園暴力或中途輟學等並非具有一致性，而可以定位為是在校園暴力等問題行為延長線上的位置。基本上，班級是學生校內生活中，作為教育現場之一個最為重要的基本單位。所以，儘管班級秩序解體尚缺乏明確定義，然具體上就是指教育現場之教室內少年學生無秩序或行為混亂，導致學校上課無法正常進行的現象。

因此，本文謹就日本最近有關所謂班級秩序解體現象之具體內涵及教育行政上所應該採取之對策趨勢做一探討，以期作為國內未雨綢繆的參考。

貳、班級秩序解體的內涵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日本教育部長（文部大臣）有馬朗人指出，所謂的班級秩序解體現象，雖然不能說只是極為少數學校的個案；但是，卻也不能說是每所學校都存在的現象。然而，為達成教育改革的目的，就

必須儘早明確地掌握其實際情形，以期提出必要的有效對策^(註2)。目前，日本文部省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已經委託日本國立教育研究所及大學研究人員等組成「班級經營研究會（學級經營研究會）」，從事實例調查工作，以期確實掌握班級解體的實際情形^(註3)。

再者，為協助教師對應班級秩序解體現象及問題，日本感性教育研究所（日本東京千駄谷）亦設置「臨床教育實踐研究中心」，聘請專業諮商員接受全日本教師的諮詢^(註4)。

筆者以為，班級秩序解體現象決不是教師一個人的問題，除了經由研究機構等確實掌握了解其實情趨勢外，吸取實際經驗作為自我因應對策的參考，實為非常重要的準備工作。

以下，就簡單介紹班級秩序解體對學校教育、教師教學等的影響及其與校園暴力問題的相關性，期促使教師更體認班級秩序解體的重大性。

一、班級秩序解體對老師的影響

在日本，擔任這些班級秩序處於解體狀態的導師，經常就會有發生身體狀況崩潰以致休職的個案。依據日本（大阪）民間教育機關「授業研究所（即指教學研究所）」以大阪府及和歌山縣（相當省級行政單位）等約二百五十名小學教師實施問卷調查的結果，有十五％的教師回答「有疲於應付學生的教學指導而請病假或休職的同事」，有十二％的教師回答「有同事因為班級秩序解體而申請退休」。再者，就國小而言，鑑於迴避指導教學等的困難度，教師總是不願意擔任高年級的班級導師^(註5)。

二、班級秩序解體的具體事例

一言概之班級秩序解體的典型事例，就是指即使已經開始上課，學生依然無法就位，混亂吵雜，完全不聽從教師指示的無秩序狀態。再者，上課中，任意在教室走動、打瞌睡等、甚至於訴諸暴力行為舉止或發出怪異奇聲等，也都是典型的班級秩序解體的事例。

基此，可以把班級秩序解體區分為「活動型班級秩序解體」及「非行動型班級秩序解體」等兩種類^(註6)。例如在教室內訴諸任意走動、發出怪異奇聲、吵架、擾亂秩序等行為，就是「活動型班級秩序解體」。相對地，能言善道地詢問上課內容、班會時冷漠地幾乎不發言、不參加班級團體活動等，則是「非行動型班級秩序解體」。其中，令所有教師感覺恐怖不安的，就是「冷靜無聲」的「非行動型班級秩序解體」現象。

三、班級秩序解體的相關現象－校園暴力

依據日本文部省有關少年學生問題行為的調查，顯示出國中（中學校）的校園暴力有急速增加趨勢；其中，少年學生將暴力對象轉向教師之所謂「對教師暴力」的增加，則是特別值得重視的嚴重深刻問題。

就日本文部省該調查結果觀之，在平成九年度（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八年三月）的公立高中小學內所發生的校園暴力事件，約有二萬四千餘件；其中，在國中發生的大約有一萬八千餘件。進而言之，在三所

國中中，就有一所發生過校園暴力事件。再者，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校外的暴力行為也多達五千餘件^(註7)。

特別受到關注的，就是國中的對教師暴力事件。在平成三年度（一九九一年度）時大約有六百餘件；在平成八年度（一九九六年度）時則已經倍增至大約一千三百件。針對這種校園暴力事件的增加趨勢，日本文部省認為「即使是輕微性校園暴力，也必須從早期階段實施指導，以期避免發展為更嚴重的校園暴力」。所以，從平成九年度（一九九七年度）開始，即改變調查方式，針對包括揪住教師衣服、投擲書桌或書椅等一直以來都沒有被學校列入校園暴力事件的個案等進行調查。結果，國中的對教師暴力事件即增加至三千件以上。

少年學生對對教師暴力事件的增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少年學生規範意識的降低及對教師尊敬意識的淡薄^(註8)。當然，其中也有少年學生係明知有禁止教師體罰的規定，卻故意對教師訴諸暴力的惡質個案。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少年學生無視於教師的指導，甚至對教師訴諸暴力，持續性地導致學校教育教學系統的崩潰，使得班級秩序解體的問題也就逐漸地在教育現場蔓延擴大及嚴重化。

一九九八年，在日本學校中屬於陰險性校園暴力行為的校園欺凌事件，總數大約有九千件，雖然較前一年度有降低的趨勢；但是，依據日本文部省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就是日本少年學生對於「大欺小」、「強欺弱」、「多欺寡」等校園欺凌行為，認為「不可以」的所謂「罪惡意識」已經越來越為淡薄而浸透普及的趨勢。

事實上，依據日本總理府總務廳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之有關行政監察的結果指出，發現校園欺凌事件的原因，以少年學生向監護人（主要是父母親）提出的三十四％最多，其次是教師發覺的二十七％，而少年學生提出由學校知道的是二十六％。其中，最為深刻而嚴重的問題就是，有九成以上學校並不把學校中校園欺凌現象告知監護人（主要是父母親），而採取「家醜不外揚」的處理方式^(註9)。無庸質疑地，這些現象都是造成班級秩序解體的重要因素之一。

參、因應對策的實例探討

針對班秩序解體、校園暴力及拒絕上學（輟學）等依據學校本身力量難以獨立對應處理的問題，日本各級學校的教師已經逐漸建立學校（教師）應該與社會（社區）、家庭（家長）等共同尋求解決之道的共識。基此理念的形成，學校積極採取擴大每週或每月等教學參觀日期間、家長踴躍出席學校教學活動等開放教學的實驗教學等教育改革新措施，正在日本逐漸地推廣擴大。下面就介紹一個日本具體因應班級秩序解體的實驗實例，並進而歸納探討具體因應對策的趨勢。

一、解決班級秩序解體的實驗實例

基於學生家長反應「看不見學校裏面」、「學校圍牆太高」等不滿學校

太封閉等心聲的契機，日本神奈川縣湘南地區的國中從四年前就開始規劃「塑造開放性學校」的實驗教學措施^(註10)。

在每年的六月及十月兩次實施連續三日「從上學到放學」之期間任何時間都能自由參觀學校教學的「學校開放日」。在學校開放日期間，開設「自由談話教室」，提供教師與家長自由交談的場所，同時也準備著可以隨時記錄感想的便條紙。依據統計，每次參觀人數都超過兩百名家長，也開放給社區中的國小六年級親子或補習班的教師等參觀利用。

在該地區，這個國中的家長原本就是教育熱心程度相當高，所以學校管理教養也就特別地嚴謹。該國中男性教師就曾經公開指出「爲了管教學生，體罰在所不惜」。儘管此一措施對少年是具有正面的意義，然而家長卻認爲「學校管教依然是老舊的封建方式」，而導致家長對學校的不信任感。相對地，學校教師則認爲家長是陷於熱衷補習班及不關心學校教育的「進退兩難」漩渦之中。

因此，在曠課、輟學等少年學生日益增加趨勢中，當時的校長基於「發生問題行爲的學生，有大部分都是其監護人（家長）不信任學校，或者不想與學校產生關聯的個案」的認識，乃轉而採取強化學校與監護人（家長）密切雙向聯繫的方針，開始規劃實施學校開放日。該計畫從一九九七年度開始，約有三十名少年學生監護人（家長）及七名教師，每月召開一次的「創造開放學校研究會」；有些家長更是積極地參加學校體育技藝等教學活動的設計規劃及實施。

類似這種開放學校教育的改革動向，也逐漸地在神奈川縣內各國中小蔓延擴大。有些學校更進而規劃採取家長協助教師從事教學之「家長參與教學型」的教學型態。

另外，鹿兒島縣的國中鑑於校園欺凌事件、曠課或輟學、有三分之一學生逃避上課等現象在轄區內學校不斷發生，爲預防這種問題的日趨嚴重，就從一九九七年開始，由教師及家長組成「討論兒童圓桌會議」，針對少年學生問題行爲預防對策進行討論。另外，除了定期性集會外，家長也都積極地參與整理體育場、文化活動合唱演唱等學校相關活動，確立學校與家庭之合作關係。

二、教育性實驗事例

在前所述兩項日本全國性研討會，也曾經簡單介紹幾項克服班級秩序解體的教育工夫^(註11)；謹簡介如下：

(一)日本教職員組合

- 1.岩手縣：班級秩序影響上課進行時，就停止上課進行遊戲。在團體遊戲中讓兒童學習遵守規則的重要性及相互合作的快樂。
- 2.富山縣：教導少年書寫「致母親書」。不僅可以製造了解自己的機會，也能做爲增進家族間對話的契機。
- 3.香川縣：兒童會上課吵鬧不安，就是因爲不明白上課內容。所以，即使是四年級，也在教室書桌上黏貼「九九乘法表」，讓學生隨時學

習。

- 4.長崎縣：在班級活動加入遊戲活動。一直以來都是二、三名兒童的遊戲，轉變成班級的共同遊戲。

(二)全日本教職員組合

- 1.北海道：對於容易於上課中途中斷秩序的一年級兒童，將國語及算術等細分二十分鐘做為一個單位，加入體育或音樂等配套教學變化。
- 2.岐阜縣：利用工藝製圖課、生活課等，在氣球上繪製動物等，製作「藝術氣球」，啟發學習意願。
- 3.廣島縣：在一九九八年六月針對一千名高中小學生為對象，實施「生氣」調查。基於調查結果，舉行教師學習研討會。
- 4.愛媛縣：對於無法自我控制的兒童，也在假日實施騎自行車或釣魚等學習活動。在他人面前僅止於「注意警告」，比較嚴厲的指導，則是採取「一對一」方式。

肆、主要因素及因應對策

綜上所述，所謂班級秩序解體的現象，其主要原因可以歸納如下：

- (一)家庭教育及教養無法確立。班級秩序解體的背景，最大原因就是家庭環境的變化。尤其是追求男女平權的社會，如日本的社會，職業婦女增多，導致親子關係等出現問題，就是家庭教育機能崩潰之非常重要的原因。
- (二)教師指導力的降低。就事論事，即使是出現班級秩序解體的現象，也並非全班學生均討厭上課；形成班級無秩序現象的，就只是一部份學生。就在教師舉止無措時，班級無秩序現象就像梅雨一般，成為氾濫而不可收拾的現象。無法掌握制敵機先的契機，也是教師指導力問題的一環。
- (三)班級封閉性的負作用。就是所謂「學校聖域」或「班級王國」的封閉性問題。學校長期以來「家醜不外揚」的心態，經常也是班級秩序解體的誘發因素。

有鑑於此，面對問題日益多樣化的學校教育，要有效因應班級秩序解體等學校教育現場的困境，筆者認為「教育五化」，就成為非常重要的理念及措施：

- (一)班級經營的多元化
- (二)教師素質的專業化
- (三)學校教育資訊的公開化
- (四)親職教育的責任化
- (五)教育課程的精簡化

伍、結語

面對所謂「校園暴力」及「班級秩序解體」等學校教育實際情勢已經超越所能想像的現象，不惟是日本等先進國家，即使是我國，政府及民間等也都非常積極地提出教育改革口號或措施。然而，面對少年犯罪嚴重化、升學競爭惡化等現象，相信有許多人依然會不經思索地大聲疾呼「教改無效」，甚至認為當今學校已經成為「教育地獄」。

筆者以為，對少年學生而言，學校是學習的場所，也是生活的場所。我們必須冷靜無奈地在接受「校園暴力」及「班級秩序解體」等事實的同時，也應該正視那些具有快樂性學習生活之正常學校的存在現象。因為，即使「校園暴力」及「班級秩序解體」等是有急速增加或擴大的趨勢，然就整體教育目前現況觀之，依然還只是個案性的少數現象。特別必須提出的是，這種班級秩序解體的一個外在重大隱性影響因素，就是「社會失序型態」的氾濫表象。

因此，唯有嚴肅地導正社會偏差失序型態，客觀地觀察評估學校教育發展趨勢，形成班級秩序解體的過程經緯及抑制班級秩序解體的力量，才能真正思索班級秩序解體的有效對策，也才是因應教育問題，從事教育的正確態度。

參考書目

- 註 1：(1)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日本「產經新聞」。
(2)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日本「讀賣新聞」晚報。
- 註 2：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朝日新聞」。
- 註 3：(1)一九九九年一月四日日本「產經新聞」。
(2)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日本「產經新聞」。
- 註 4：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日本「讀賣新聞」。
- 註 5：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日本「讀賣新聞」。
- 註 6：(1)同註 5。
(2)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日本「產經新聞」晚報。
- 註 7：同註 1。
- 註 8：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日本「產經新聞」。
- 註 9：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朝日新聞」晚報。
- 註 10：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日本「讀賣新聞」。
- 註 11：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九日日本「朝日新聞」。

師生關係與校園倫理



師生關係是校園倫理的基柱。有了良好的師生關係，老師關心學生，學生敬愛老師，同班同學亦相處融洽，班級之中一團和氣。學生對老師心懷感激，亦必同時投射於對整個學校的深深感懷。愛同學、愛老師、愛班級、愛學校，這股款款深情就靠導師點點滴滴耕耘而日漸累積形成。這種對團體的愛心將更擴大為對社會國家的參與和關懷，同時，學生懂得尊敬自己的任課老師，以及其他老師，懂得尊敬所有師長及行政人員，學會了學生應有的行為態度，對他一生為人做事都有益處。

摘自教育部訓育委員會編審輔導計畫叢書第六輯